齐鲁晚报
“暖心”义工团解散



# “暖心”献爱3年后 却走上解散重组路

本报记者 韩伟杰 黄广华

**公告**

为了组织长远发展,经本组织所有管理人员商定,现决定组织解散重组,即日起,暖心公益联合会将完全解散,以后任何人不得再以暖心公益联义工身份组织或举办任何活动,以后,凡以暖心公益联合会或暖心义工名义组织和参加任何活动的行为,暖心公益联合会原负责人都将不予以承认。

济宁暖心公益联合会
2012年6月9日

①“暖心”帮聋儿搬家。(资料片)张晓科 摄

②“暖心”志愿者看望聋哑儿童。(资料片)张晓科 摄

**核心提示**

**7月14日,孙小寅照例来到济宁启音聋哑康复学校。看着不停地喊她姐姐的可爱的孩子们,孙小寅心里五味杂陈。因为之前来这里,孙小寅的身份是“济宁暖心公益联合会”的一名爱心义工,而这次,孙小寅说她只代表她个人。因为“暖心”不存在了。**

**6月9日,济宁暖心公益联合会的300多个成员QQ上都蹦出了“暖心公益联合会”解散的消息。“即日起,暖心公益联合会将完全解散……”信息发布人是“暖心”发起人刘健。这个公告让很多人吃了一惊,很多人怀疑,这个活跃在济宁的义工团发生了什么。**

**“现在没有注册,以后出了问题就会被……”,刘健把右手放在脖子上,做了个斩首的姿势。“所以,不如我自己先……”**

**刘健更愿意把这个解散重组看作电脑中了病毒,修复再重启的过程。只是这个病毒,有内部的,也有外部的。**

## 突然宣布解散的“暖心”

14日早上8点40分,穿着明黄色裙子的孙小寅坐上1路公交车,车窗上映衬着周六上午悠闲的人们。公交车穿越大半个济宁城,之后到达在运河大桥站,孙小寅下车,然后步行两站路的距离,就到了南张镇宋南村的济宁启音聋哑康复学校。一个多月没来,整个过程对孙小寅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,只是,她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。

“现在大家都是以个人名义来启音,不能再代表‘暖心’了。”孙小寅说,虽然事情已过去了一个多月,对于“暖心”的解散,她依然难以释怀,“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好办法。”

对于刘健来说,解散重组公告的发出,也是倍感焦灼。一个多月过去,“仍然缓不过劲来。”6月9日晚上9点多,刘健通过QQ向全国各地义工组织群发布公告:为了组织长远发展,经本组织所有管理人员商定,现决定组织解散重组,暖心公益联合会将完全解散。

公告发出后,10多人打来电话,询问“暖心”为何突然解散。众所周知,在公告发出两周前,他们还曾陪伴启音聋哑学校的孩子们去日照看海。孩子们在海边嬉戏玩耍的笑脸还在网络、报纸上荡漾,“暖心”却突然要解散了。“我们要注册,人员也要重新审批整合,解散也是为了以后长远的发展。”刘健的眼睛里带着些许迷茫。

“为什么解散”,“解散了我们怎么办”,“重组?我们要等多久”,刘健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回答完群成员的问题。之后,刘健解散了暖心相关的QQ群。这个存在了近5年,有着300多人的公益群变成“您已被群管理员清理出群”的通知,散落到每个人的电脑上。

## 一群处在纠结中的人们

为了帮助需要帮助的人,2007年6月,刘健申请设立了圣诺亚爱心公益济宁分站。当时还是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的他,从网络上了解到嘉祥县黄垓乡张垓村一位9岁男孩突患白血病急需骨髓移植,但是家庭条件根本无力承担巨额手术费。刘健用了3个月时间去发传单,为小男孩筹集手术费。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,原本定好的手术费一下子多出来5万,刘健说当时他实在是弄不到钱了。2008年8月,当他听说小男孩去世时,一个人跑到网吧里哭了一夜。这是刘健第一次爱心活动,但也是最遗憾的一次。

期间,圣诺亚爱心公益济宁分站几经易名,并最终于2010年4月2日确定为“暖心”。3年时间里,济宁市盲校、启音聋儿言语康复中心、敬老院、社区孤寡老人的家里都能看到“暖心们”的身影。

说起解散,刘健的语气中多了些伤感,但是,他又补充说,“暖心”解散重组就像电脑中了病毒,用杀毒软件修复然后重启一样,只是这种病毒有外部的,也有内部的。“现在没有注册,以后出了问题就会被……”刘健把右手放在脖子上,做了个“斩首”的姿势。“所以,不如我自己先……”他又在脖子上划了一刀,只不过脸上的表情轻松了许多。孙小寅也承认,没有官方注册会像一把钳子卡住暖心未来的发展。

王国标在2010年加入暖心公益群,一人一车成就了他负责团队后勤工作的稳固保障。王国标告诉记者,暖心公益成员人数达350多人,但能够坚持不定期参加活动的人数也就30人左右。

刘健的包里始终放着一叠A4纸,那是2010年4月2日制定完成的暖心公益联合会章程,但刘健说,这些章程一直没用上,“现在很多活动都是靠自愿。”

## 注册,或让“暖心”重生

解散重组公告发布的第二天,团队主要成员相约去启音聋哑康复学校吃一顿散伙饭。启音聋哑康复学校里留下了大家太多的回忆,从2008年底开始关注这所特殊的学校和这群特殊的孩子开始,帮学校搬家、给孩子们做饭、带孩子们春游……这里面发生了太多的故事。

2011年10月底组织帮启音聋哑康复学校搬家,是大家普遍认为最满意的一次活动。因为孙小寅前期充分的组织和策划,搬家当天来了几百号人。免费的车辆供应,单位提供的生活用品,孩子们的午餐以及充足的媒体宣传,孙小寅都做到了。困扰她几夜失眠的事情以完美的安置收场,在媒体的广泛关注下,“暖心公益联合会”也以最活跃的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。

如今几百号人解散了,重组时他们还会不会加入到“暖心”?孙小寅担心,空白期会造成志愿者流失。“我告诉他们,现在准备注册,之后会再招募人员,”刘健说,他相信,凭借“暖心”之前的影响力,重组之后还是会有很多人加入的。

“其实人不一定越多越好,只要能真正做事情就可以。”王国标觉得,注册后的“暖心”将会依靠严格的组织和制度维持,“不一定有那么多人是希望被制度约束的,但能够经过审批,留下来的人肯定都是希望做好公益的人。”

◓延伸阅读

## 民间公益组织普遍陷入“身份困局

他们是一群拥有爱心与梦想的人,他们是一群有着强烈责任感与担当的人,他们是一群浮躁社会里仍旧保持内心纯净的人……他们在济宁建立了各种类型的草根公益组织。虽然他们有着让人尊敬的行为,以及助人为乐的美好愿望,但受限于现行“双重管理体制”规定,在济宁很多公益组织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,难以实现民政注册;不能注册,就意味着这些民间公益组织没有“身份”,经常遭遇被误解的尴尬。因此,没有合法“身份”的他们只能被称为“草根”,正如解散重组的“暖心”。资金来源少、注册难、身份无保障等诸多现实问题成了他们无法回避的困局。

采访中记者了解到,“暖心”解散后将会重组,并将挂靠在团市委的志愿者协会里,但是这距离拥有真正的合法“身份”还有一定距离。“公益组织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,但身份的缺失却制约着我们的完善和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如果民间公益组织可直接在民政部门进行社会团体的注册,将是我们最感欣慰的事情。”刘健说。

和“暖心”一样,其实济宁众多“草根”公益组织都面临着同样的、也是最为关键的困难:找不到挂靠单位,无法在民政部门注册,因而无法获得合法身份将聚拢更多爱心资金维系和发展公益活动。

和刘健和孙小寅一样,其他“草根”公益组织的主要负责人,也有着赖以为生的工作,公益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或节假日进行。据介绍,由于工作、家庭、生存与公益之间的矛盾,他们根本无法实现专职化和专业化,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,负责人和会员几乎都是通过QQ或者电话联系,再通过网站公布具体的活动地点和时间。

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民间义工团体负责人告诉记者,民间公益组织因为不具备募捐资格,资金来源非常有限。各组织均是依靠内部成员根据自愿原则捐助管理费用,活动采取AA制。AA制的方法在短期内可以满足组织发展要求,但是时间一长,成员积极性下降,经费立即紧缺,很多组织都是依靠发起人自己补贴。同时,由于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,得不到政府的公益项目,也得不到基金会、企业的赞助。而在此种情况下,“草根”公益组织的发展似乎更有赖于主要负责人的坚持以及能量,这也使得“草根”公益组织的命运往往掌握在了主要负责人的手中,一旦主要负责人流失,该公益组织就有可能面临着解散的处境。

采访中,民间公益组织的负责人们都表示,他们期待相关政策能够更加给力,让他们不必在无奈和尴尬中苦苦坚守。“我们期待所有‘草根’公益组织在发展中能够不断实现制度化、标准化以及专业化,同时政府能够在政策上给我们‘松绑’。”除了更有力的政策外,公益组织自身的发展和建设也极其重要,这样才能保证其公益资金的透明以及运作的专业化,目前一些“草根”公益组织出现的问题其实也和自身的不健全有着很大关系。一位负责人说:“无论是组织管理正规化、志愿者精神、服务技巧等,其实志愿者都需要培训,但目前济宁还没有一个免费的正规志愿者培训单位,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!”

# 民间公益,爱心之路如何延续?

本报记者 黄广华 韩伟杰

◀文莉爱心团队走访困学生。(资料片)黄广华 摄

**注册或者不注册,组织都在那里。因为爱心所萌发起来的民间公益组织还做着注册与不注册的选择,注册难似乎是摆在面前更加现实的问题。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民政会议上,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,鼓励企业、团体、家庭及个人开展社会互助和慈善活动。之后,民政部表示,将在全国下放非公募基金会审批权。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,这是一个政府对民间慈善松绑的信号。而在这个信号还没有成为一个具体的政策下达前,民间公益组织还在用各自的方式突围。**

**据不完全统计,相对活跃的公益团体在济宁市不少于30余个,这其中包括注册较早的曲阜志愿者协会,也有以团队主要成员命名的邹城文莉爱心在行动团队,还有一些团队,人员和活动都稀疏可数,但依然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公益的认知。他们或有不同,但在未来发展的方向上,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路可以选择。**

## 曲阜志愿者协会:几经磨砺,终成正果

有固定的办公地点,有专职的工作人员,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志愿者和政府领导的合影,2009年底完成注册成立的曲阜志愿者协会因起步较早,成为很多后来者请教经验的师长。申请,完成注册,举行成立大会。走完这个过程,曲阜志愿者协会用了6年。

“每一年都去申请,但每一年都会因为各种原因被卡住。我的户口不在济宁,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,3万元注册资金不够,遇到很多难题。”协会主要负责人宋娟说,2009年12月5日,曲阜志愿者协会正式注册成立,由此走上了更加规范的道路。

同样是转正成功,兖州志愿者协会的部分成员却有点提不起积极性。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协会成员告诉记者,在筹备近两年之后,兖州志愿者协会在今年6月14日举办成立大会。“能够转正,大家自然很高兴。但转正之后总感觉失去了以前的活力,政府公务人员担任协会负责人……政策总归是好的。”

## 文莉爱心团队:做好自己,期待新政

与腾讯公益基金合作,为广大残疾人打开“轮椅上的梦”;开展一对一帮扶,为145名贫困儿童送上爱心包裹。2012年上半年,邹城文莉爱心团队一直忙碌着各种助学、助残活动。发活动通知,写活动总结,甚至团队成员开展活动AA制租车的钱,天热大家买水的钱,张文莉都习惯性的把花费明细公布在网站和微博上。“最大限度的做到公开透明,把每一分钱的去处都说清楚。”张文莉认为这是团队能够坚持并得到广泛认可的法宝。

“我们也想过注册,但注册是个复杂的过程。我们现在也在等国家政策的变化,在北京、广东都放宽了民间公益组织的审批,所以我们还再等。”张文莉说,虽然目前还没有注册,但他们就是“做力所能及的事”,“政府做助学,我们也做助学,但我们做的就是辅助政府。比如政府为老人提供了安度晚年的敬老院,那我们就去陪老人聊天,给老人剪指甲,剪头发。”张文莉说,文莉爱心行动队发起之初,便有着明确的定位,“我们就是桥梁,搭建帮助者与需要帮助者的一座桥。”

## 专家:民间公益组织应得更多呵护

“依据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,很多民间公益组织都是非法的。”济宁市慈善总会副秘书长张发良表示,民间“草根组织”出发点是好的,是向善的,是为困难和弱势群体服务的,其爱心是值得肯定的。但是,目前很多的民间公益组织并没有依法注册,或者没有达到注册标准。不注册就意味着该组织没有主体,一旦出现法律责任,是不受法律保护的。

济宁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银生说,有很多组织,一开始很好,但是随着队伍的壮大,资金也相对多了起来,内部开始出现分裂,“账目不明,资金的使用管理,这些都是最容易出问题的”。

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唐爱民教授认为,目前民间爱心团体多处于一种自发活动、自主生存状态。政府主管部门应在国家相关民间组织及慈善管理的范围框架内,用心、用情、用力来规范民间爱心组织的活动,正确引导并帮助其克服工作中的困难。同时,组织民间团体人员的法规与业务培训,对那些招摇撞骗、沽名钓誉者予以法律与行政处罚,使其凝聚更多的民间爱心。

### ◎他山之石◎

广东省2009年末正式出台《关于进一步促进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的若干规定》,规定简化了登记程序,取消筹备成立阶段和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查程序,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无须找主管单位或者部门挂靠,可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成立登记。2011年11月,广东省政府推出新政策,从2012年7月1日起,社会组织将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,无需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。

2006年,上海市浦东新区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(简称NPI)成立,这个被称为“公益组织孵化器”的组织,采用“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兴办、民间管理、政府和公众监督、民间受益”的模式,将处于艰难困境之中的各种民间公益团体“孵化而出”。实力弱小的民间公益组织,在“孵化器”里可以获得免费的场地、设备,对组织管理人员的培训,最重要的是,NPI将会协助被孵机构和政府主管部门沟通,促进其注册成为具有正式法律地位的民间组织。